

第七冊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

太華書院會語

兩少墟集

肆



太華書院會語序

輝自蚤歲即志學人然自慚自痛苦無以滌舊習而新之荏苒歲月止是舊人當丁未冬受諭華陰庠也瀕別安昌曹自梁即命輝問道長安蓋指馮少墟先生言也抵任三月為戊申春先生即偕六七同志有華嶽遊蓋天作之合聚講瀨靈樓上輝得分一尺光聽講顏子不遠之復及樂水樂山之旨半生疑障儵然頓撤而華陰士之知講學亦始于此五日送先生別錫有教

言二三子促輝于四知書院述先生宗旨然觀先生後寔難為言矣九月以學憲檄徵輝正學書院夫正學書院在長安緣是又得與先生遊凡沉酣道德之圃者十月餘明年己酉反華陰遂與崔公明府議改青柯坪之署為太華書院又明年壬子先生復至其地一時請北面者無慮數百人斯道中天意其在此太華之西七十里為華州先生往來所必由兩地門人錄先生會講語梓之屬不佞輝序其端輝讀先生語皆

言盡性蓋惟是問學淵源清而不溷而後可以施之實用為正大光明之業猶記灝靈樓之講率性章也輝曰人惟有率有不率故聖人脩道以立之教先生稍不然之良久云性無有不率者人皆率性而盡性者寡耳歸來沉思始知天下之人果無有不率性者蓋率性即是良知良知無人不有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疇蹴而羞惡起亦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而明有所不及

用即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方然而復不然則以為此率而被不率矣然而實非也如小人間居為不善夫為不善可笑如何必於閒居閒居為不善可笑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為處必有羞慚即故為處亦必有遮揜一語窮而舌遁一揖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盼之不能隱是誰致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不善者自無所容而為之者乃其惡之者也率性也噫人亦何時而不率其性也哉今會語中

言性亦悉矣同志者試讀一過寧得有再疑之性乎今且請與同志約士君子上下千古自盤古而至今始有我混同六合收萬有而為一惟是我始有我也我不可負惟是我也我不可辭邵子所謂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聖也者人之至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入之人也惟聖人而始得為入中之人則不至于聖而為入中之非人也亦宜然聖人盡性而已性無涯克之滿則聖人性無欲減之盡則聖人為

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是謂拂己之性拂己之性不智既拂己之性而又終墮為人中之非人尤不智是千古以來之虛生我而六合以內之空有我也。是望于賢者思之而已。  
萬曆癸丑夏四月蒲坂張輝謹書

馮少墟集卷九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夫子論大人學術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論至聖功業至於贊化育參天地此豈過為推尊過為鋪張若曰不如此不足以滿大聖之分量不如此不足以樹承學之標的耳而或者見其學術功業如此又逡巡畏縮不敢當以

大人至聖爲不可幾及嗚呼益失夫子子思  
意矣故孟子不得已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若曰大  
人之學術雖如此其大初非有加於赤子之  
心至聖之功業雖如此其偉不過先得我心  
所同然耳豈真不可幾及哉又何逡巡畏縮  
以爲不敢當也後世道學不明只是學者看  
得聖人太高自己太卑吾輩果能信此又何  
患不到大人聖人地位或曰信得此遂可不

用學問功夫而頓入聖域乎曰不然世之不  
信學不用功者正坐不信得此耳若果信得  
此自然不逡巡畏縮自然肯用學問功夫且  
信得此學問功夫才有頭腦才得不差世豈  
有不用功夫而頓入聖域之理耶蒲阪張去  
浮署諭華陰一時士習勃然興起今歲戊申  
春莫余偕同志馮翊王惟大郡丞華下宜化  
汝刺史長安劉孟直郡丞咸寧楊工載進士  
西安周淑遠大叅及門人數十人爲華嶽之

遊而去浮率闔學諸友邀余講學于嶽廟之  
灝靈樓虛往實歸此遊可謂不徒矣灝別去  
浮出此卷索余書余因書此似教此即連日  
與諸公所講大旨無他奇也書完復書遊華  
二律于後併博一粲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  
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夷猶雨霽千巖翠春  
深萬木稠山靈真有待吾道重千秋青柯亭  
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須有  
辨覩聞起處豈容猜三峰直欲凌霄漢九曲

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閑眺玩百年道運自  
今開

往戊申春余與諸同志講學太華山會語偶因  
病未及錄故止存書去浮卷數語耳今壬子  
春莫復與去浮惟大化汝叔尚及華下高宜  
卿太守馮元皞刺史素文禎明府華陰屈湛  
虛運長咸寧任以忠明府西蜀譙用錫胡國  
柱延安趙爾承司訓及門人百餘人會於太  
華書院盤桓十數日始歸歸來因錄其語以

應索者中亦有上會所講而未及錄者亦併錄之同志者幸有以教我

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性為主則源頭一是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性為主則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為恣情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為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

上辨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或又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只在末流上辨別紛拏盈庭何有了期

問氣質之性自宋儒始發之孟子道性善何曾言及氣質曰孟子何曾不言氣質如動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都是就氣質說第一學者只當以義理之性為主氣質之性存而不論可也曰忍曰不謂何等詞嚴義正  
忍性之性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



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便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謂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自宋儒氣質之性之說出而孟子性善之旨益明蓋人之清濁厚薄豈止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筭者皆是氣質若義理之性人人都是一样的那有兩樣人性之皆善于此益信

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

有旱澇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性善有性不善哉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于此又何旱澇肥磽之足言也觀天地則知人矣

問孟子言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有善之可名曰性體無聲無臭不覩不聞原不可名第觀於情之善而性之善始可得而名耳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觀

於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于洪鍾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鍾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此正孟子所以善言性也

問今人見孺子而怵惕此固自然而然矣如見美色而心蕩見金銀而心動抑豈勉然而然耶孟子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而或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不知孟

子何以爲辭曰孟子正見彼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故不得已亦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耳不知彼亦何以爲辭問見孺子而怵惕見齧棘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可見性有善有不善矣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如有二人于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齧棘而不忍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

不嗜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  
見孺子而不怵惕見穀觶而不不忍則謂性  
有善有不善則可今以見孺子而怵惕見穀  
觶而不忍之人一旦見美食見好色固未有  
不思嗜思好者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  
不知以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之人  
一旦見孺子見穀觶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  
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  
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

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  
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孟子曰告子未嘗  
知義余亦曰告子未嘗知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是天生來有的故  
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為天性為自然則必  
以仁義為人為矯強所以有以人性為仁  
義之說不知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  
性原非人為原是自然原非矯強且不必別  
言仁義即就告子食色性也折之而彼自豁

然彼亦無辭如甘食性也即甚甘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悅色性也即甚悅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非人爲非矯強也豈以人性爲仁義哉孟子從六陰既剝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真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摠只是教人爲仁義告子欲抹殺其言又不好說仁義不該爲又不好說爲仁義者之非而第曰以人性爲仁義人性天生來無仁義教人爲仁義是戕賊人性而教以偽也如說好箇老僕被人教壞之類此言出則六經四書千言萬語皆絀矣無形之燄烈於羸火不令之禁甚於侂胄

問孔子惓惓於學字慮字而孟子云不學不慮何也曰告子以食色爲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謂之性而以仁義爲學而後能慮而後知非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不謂之性故

曰以人性為仁義不知食色固是不學不慮的仁義亦非待學待慮的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待學邪不待學邪待慮邪不待慮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可見仁義是不學不慮人性中天生來自自然有的彼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惓惓教人學教人慮惓惓教人為仁義不過教人各自盡其性之本有各自率其性之所自然耳豈以人性為仁義哉彼以食色為性必甘食悅色為盡其性

之所本有為順其性之所自然而此以仁義為性以愛親敬長為盡其性之所本有為順其性之所自然則以人性為仁義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孟子不得已而有不學不慮之說也正所以發明當學當慮之意也

告子食色性也謂之曰性若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甘其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其色也甘食性也悅色性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故孟子不得已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也如此則孟子仁義性也之說不惟別人心服即告子亦心服矣從告子之論性則甘食悅色無仁義以爲隄防人人以縱欲爲真以循理爲偽其究也至於爲禽爲獸從孟子之論性則愛親敬長即食色亦協天則人人以循理爲是以縱欲爲非其究也可以爲聖爲賢性學一差毫釐千里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誤矣誤矣

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是吾性中真無仁義而告子以人性爲仁義之說是矣不然何故歐公併性亦不敢言

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驗仁義正以仁義不可言姑就知愛知敬處言之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又不可以平常知愛

知敬言而以孩提稍長言正以孩提稍長非由學且慮耳故曰故者以利爲本這箇性體當人初生時天即命之完完全全無少虧欠只是待孩提稍長時才露其端耳由其端而窺其體可見此性體也湛然無一事而事事皆其所根抵而又不得其所以根抵之自澄然無一物而物物皆其所範圍而又不得其所以範圍之原一腔而乾父坤母一息而物與民胞此之謂義理之性而非氣質之性所能圍也學能悟此則道心爲主而德性用事情與才善則俱善若不能悟此則人心爲主而氣質用事情與才不善則俱不善矣此孟子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於後學也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與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同否曰不同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所以要變化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就好一邊說只是不可恃他好所以要學問

德性人人都是有的只是被氣質埋沒了所以

德性不能用事須是要變化氣質氣質變化後德性才現方才說得涵養然則如何去變化如何去涵養曰在講學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則吾既得聞命矣若氣質之用小就好一邊說不知既就好一邊說便是義理矣如何尚謂之氣質邪曰善哉問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

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未雕未琢之天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知愛知敬亦氣質耳然則如何以義理之性亦謂之氣質曰謂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功也謂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功夫踈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學者若加學問之功無論幾希之夜氣不爲知誘即旦晝之仁



義亦可永存無論孩提之知能不至物化即終身之孝弟亦可參天豈不併氣質而亦爲義理也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真聖人不易之言也

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此破天荒語此性字不是泛說若曰此中字乃天命之性中字自堯始發之故曰堯得統於天率性者率此中之性故謂之道若率其過不及之性則不謂之道矣脩道者脩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中

原是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者不過教人各自率其天命之性耳豈拂人之性豈強世之從也哉

天命之性指中字說雖不可露出此字却不可不知此意今人只往高遠玄空處說不知愈高遠愈差愈玄空愈謬

喜怒哀樂二句幾成聚訟不知議論都是但不該各執已見耳方其未發雖是未發而真機何嘗一息不流行寂然不動之中而感而遂

通者自在是未發者未發而所以能發者不以未發而遂不發也及其已發雖是已發而真體何嘗一息不凝固感而遂通之時而寂然不動者自在是發者發矣而所以發發者不與之俱發也未發是已發之源已發是未發之流未發是已發之根本已發是未發之枝葉本體雖是一貫然源自是流之源流自是源之流根本自是枝葉之根本枝葉自是根本之枝葉脉絡尤自分明雖有寂有感而實無寂無感雖無寂無感而實有寂有感彼判然分而爲兩者是支離口耳之學固不是若茫然混而爲一者是影響虛無之學尤不是

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異端欲抹殺未發之說則曰人一生都是發的那有未發之時吾儒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異端欲抹殺已發之說則又曰人一生都是未發的那有已發之時吾儒曰不覩不聞異端又欲抹

撥不覩不聞之說則又曰有覩覩明無覩覩  
暗有聞聞喧無聞聞寂那有不覩不聞之時  
未發也無未發之時已發也無已發之時不  
覩不聞也無不覩不聞之時一切俱無無無  
亦無將吾儒之言一切抹撥此正異端巧於  
害道處吾儒不察而以彼之說解我之旨此  
所以聚訟紛紛而不可窮詰也悲矣

覩明聞喧說得通覩暗聞寂無此理矣不論理  
之有無只管往玄妙處說此異端所以害道  
或曰彼原以理爲障所以不論理之有無耳  
彼法原自如是

吾儒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  
得最圓活最輕省所以爲妙異端亦曰無動  
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的太重濁  
太死煞所以誤人

問未發之中說者以爲非時蓋指性體言也不  
知是否曰未發原是指性體言第不可抹撥  
時字何也本文明白說喜怒哀樂正見得人

有有喜怒哀樂之時亦有無喜怒哀樂之時  
耳當無喜怒哀樂之時就是未發當有喜怒哀  
哀樂之時就是已發道理本自明白而好奇  
者必欲抹撥時字到底又抹撥不得真是奇  
矣

問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不得從功夫來如何能  
至此曰此二句俱是泛就本體見成說功夫  
當在言外若曰未發謂之中固矣若平日不  
加戒懼之功則胸中一團茅塞縱暫時休歇

終難語廓然太公之體其何以養未發之中  
已發謂之和固矣若平日不加慎獨之功則  
胸中一團客氣縱勉強應酬終難語物來順  
應之妙其何以得中節之和此戒懼慎獨之功  
所以不容已也若不加功夫而第曰本體如  
是如是則中和自中和而我自我也亦足惜  
矣

自虞廷言中而學者多以發而皆中節之和當  
之不知道理有箇所以中節處不在發時當

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此理已具矣此時說箇不偏不倚真是不偏不倚說箇無過不及真是無過不及虞廷之所謂中正指此耳雖不覩不聞而天下事却件件離不得無其迹而有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孔子知天命知此者也曾子止至善止此者也孟子道性善道此者也善哉乎朱子之推言之也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又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學問透悟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此是無聲無臭的道理不是子思點破令人何處尋討

道理只是平常如喜怒哀樂是人人有的時時有的未發便謂之中發而皆中節便謂之和從大家日用常行間指點出天命率性無聲無臭的道理何等平常何等玄妙何等玄妙何等平常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

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說者謂得伊洛真傳而佞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槩無念一毫功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

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此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功夫不是面壁絕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事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功夫使心常惺惺念常疊

疊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槩無念爲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爲起念爲發也豫章延平得伊洛真傳正在于此安得援儒入佛而妄肆譏評耶佞佛者曰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以此抹撥吾儒之說不知以活潑潑地之中忽起一虛無寂滅之念獨不謂之起念獨不謂之發乎且有念念也

有無念之念亦念也念必不能無而必於無即此必於無念之念其病尤甚於有念也如此即佛氏亦自說不去矣而反以此詆毀吾儒不亦悖乎

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如何還說得未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功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功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功夫一切抹撥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

不惟氣質之性憑他不得即義理之性亦憑他不得如不忍齧棘不屑嗥蹴豈不是義理之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則自起自伏旋生旋滅如何笑得故孔子開口先拈一學字其旨深矣

問人性皆善善字何以解曰凡有益於天地萬物者皆謂之善凡無益於天地萬物有損於天地萬物者皆謂之惡孔子言明德便言新民子思言中和便言位育離過人說不得善

離過與人說不得爲善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物之善群者莫如羊善字從羊從言古人制字之意遠矣

問孟子三箇幾希字同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指天命之初至善之本體而言也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指君子存之之後到聖人地位者而言也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指庶民去之之後猶有一點可存之生機而言也三處自是不同幾希二



字猶諺云差不多夢非如老子所云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也所以差不多者只是這些子一點靈明處異於禽獸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這些子聖人之所以異於途人者亦惟此這些子這些子原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的只是不可竟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解幾希二字耳

吾儒言這些子一點靈明佛氏亦言這些子一點靈明佛氏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的這箇而言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指生死之生而言也吾儒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靈明者則異不可不辨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

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只是這步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

惟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以誤人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為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吾儒亦不曾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聽飲食

之能知味為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以能聽飲食之所以知味的這箇言性所以能明能聽能知味的這箇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虞廷謂之道心在孔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箇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老氏謂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在佛氏謂之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

逐四時彫此欲之根也然則何以爲欲之根  
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能聽的源頭而不推究  
其所以能明能聰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  
的源頭如此則任視任聽縱耳縱目適已自  
便何所不爲故曰此欲之根也源頭一差何  
所不差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耳能聽  
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口能飲食而  
所以飲食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惟提出

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則不離視聽飲  
食而視聽飲食皆屬天則若去過所以能明  
能聰能知味之理而單言視聽飲食則視聽  
飲食便屬人欲

此段論本體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盡其所  
以能明之理則無視非明而目之形踐耳能  
聽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盡其所以  
能聰之理則無聽非聰而耳之形踐口能飲  
食而所以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能盡其

所以知味之理則無飲食非正味而口體之  
形踐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此段論功夫

慈湖已易云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  
所以能聽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  
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  
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其聽不可  
見手足可見其運用步趨者不可見其可見  
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

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  
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  
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  
不可見則一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  
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  
視如此聽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晝如此  
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  
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此段話  
說全是禪宗然則如何是吾儒宗旨曰只消

更一字視能明而所以能明者何物聽能聰而所以能聰者何物手能恭而所以能恭者何物足能重而所以能重者何物目之視可見也而視之所以能明者不可見耳之聽可見也而聽之所以能聰者不可見手足之運用步趨可見也而所以能恭能重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無大無小無彼無此無縱無橫無高無下不可得而二視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如此發揮便是吾儒宗旨嗚呼安得起敬仲於九原而爲之一提醒也

問無意曰無意二字說得本體說不得工夫說得成功說不得用功如見孺子而惻隱見巖

棘而不忍有意乎無意乎原是無意如到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地位有意乎無意乎亦原是無意故曰說得本體說得成功若用功須是誠意蓋人性皆善善念人人都是有的然必誠之又誠以至於至誠之能化則無意矣誠意到渾化無意處才是誠才謂之成功才合得本體若不用誠意功夫而執定無意爲宗則功夫無實落下手處何時得到聖人無意地位不過空談本體以自寬

心耳

論語毋意意字與大學誠意意字微有不同誠意意字指一念而言毋意意字指事未至而自家先立一箇主意而言如適莫信果之類原不是不好的只是這箇主意預先立不得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問上蔡云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所以慈湖以無意爲宗曰念未起之前心本一但念既起之後便有善念有惡念所以說支離而

去者乃意耳非槩謂念既起之後全是惡念  
全無善念也上蔡之言原自圓活今泥支離  
而去之說一槩要無意不知一念而惡無意  
可也倘一念而善亦無意可乎人心原是活  
的有無念之時亦有有念之時有起惡念之  
時亦有起善念之時豈有一槩無意之理論  
本體原如是論功夫但當於起念之時看是  
善念就要着實擴克看是惡念就要着實克  
治豈有一槩無意任其所發而不爲點檢之  
理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有意爲善雖  
善亦私何也曰有意爲善如自欺之意原是  
不該有的故謂之私若自慊之意原是不可  
無的豈可謂之私若克治自欺之意圓滿自  
慊之意此意正不可一日無者可槩曰無意  
無意哉若無自欺之意而併無自慊之意一  
切總歸於無是懲其有意爲善而併不爲善  
也無此理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與有意爲善雖善

亦私之說俱說得極是只是不該一槩以意爲支離一槩以爲善者爲有意耳若一槩以意爲支離其勢必至於滅意一槩以爲善者爲有意其勢必至於令人不敢爲善至於令人滅意而不敢爲善又將何所不至哉

問此心一念發動處謂之意但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如是善念誠可也如是惡念亦誠可乎大學何以云誠意曰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

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善念與好善之念一時竝起惡念與惡惡之念亦一時竝起善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也如起一善念即當爲善却又不肯爲是初念是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之念遂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却置過善念惡念兩念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



好念頭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都該說  
初念是而轉念非又說不得初念非而轉念  
是矣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  
於一念而其念不焚末念止還其初念而其  
念不轉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爲其  
所爲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  
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  
哉又何必專言無意而後使心之一者不至  
支離而去也自慊是誠其善念的妙處小人

閒居爲不善節又是誠其惡念的差處子問  
善念誠可也惡念誠亦可乎誠於中形於外  
此又爲誤誠惡念者之戒也故曰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

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  
謂之知意與知同念竝起無等待無先後人  
一念發動方有善念方有惡念而自家就知  
道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  
善惡而知純是善何也知善固是善知惡亦

是善也惟此良知一毫不爽所以有善念便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自有惡惡之念彼不誠其惡惡好善之意者自家良知豈能瞞昧得只是明知而故爲之不肯致知耳小人揜其不善以著其善其於善不善之介其於誠不誠之介豈不分明所謂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只是小人不肯誠於惡惡耳學者不必如何去做功夫只是知惡之當惡便如惡惡臭之惡以惡之則知惡之知致而惡惡

之意誠矣知善之當好便如好好色之好以好之則知善之知致而好善之意誠矣此誠意所以先致知也獨字文公解曰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以知字解獨字真得孔曾之髓而或以自字解獨字則誤甚矣

意有善念有惡念而知善知惡之知則非意念之所能蔽超然獨存與物無對人之所以爲人惟恃有此一點靈明耳由誨汝知之乎知字與是知也知字同正指此一點靈明處言

之若知之爲知之之知便對不知而言與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便不同矣或以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作德性之知極是但以知不知知字專作聞見之知亦太死煞當云有知有不知者吾心通塞之常知知不知者吾心靈明之體俱以吾心言方安蓋爲知不知知字不離聞見而亦不滯於聞見故也若提出德性之知雖聞見亦德性若專靠聞見之知雖德性亦爲聞見用矣此夫子所以直提德性之知以誨由也夫人之心有通有塞有明有蔽而人心之知無通無塞無明無蔽所謂超然獨存與物無對者此也太陽當天幽隱畢照盡掃浮雲還我太虛嗚呼盡之矣

問有善念便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有惡惡之念可見意原是誠的意本誠何必更益之誠曰意本誠無柰誠者之多僞也明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明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斧斤伐矣而猶不知防牛羊牧矣而猶

不知禁可乎於是不得有求誠之功是求誠之功正所以復本誠之體也豈得謂之意說謂之揠苗或又曰誠意之功爲無柰多僞者言也倘斧斤不伐牛羊不牧原無多僞何必更誠曰恃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恃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雖未伐而不防斧斤雖未牧而不禁牛羊可乎于是不得不有存誠之功是存誠之功尤所以葆本誠之體也又安得謂之意說謂之揠苗哉

意本自誠不必更誠心本自正不必更正是田苗本自發生而不必更培植灌溉也有是理乎懲助長之病而槩以培植灌溉爲揠苗其不至於苗則槁矣者幾希講學不精悞人不小

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心本自正却要還他箇正誠意正心是功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揠苗不是以人性爲仁義

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  
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  
善而牯之反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  
念多久之純是惡念併此善念之少者亦無  
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箇端倪  
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  
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  
古人惟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所以一日之  
間善念多而惡念少久之純是善念併此惡  
念之少者亦無矣其於誠意也豈不允易易  
哉此子思子有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  
養未發之中正是誠意的源頭學問

問心與意性與情何以分別曰性者心之生理  
非心之外別有性也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  
發情者性之發於外意者心之動於中情如  
喜怒哀樂必有所感而後動或發而中節或  
發而不中節以其有情之可見也故曰性之  
發於外意者或外有所感而自家方動此意

或外無所感而自家忽動此意以其只有此  
意而情尚未發於外也故曰心之動於中意  
正在情將發未發之間最是聖學緊關處不  
容草草

馮少墟集卷十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  
非禮不是難勿的亦不是易勿的必如孟子  
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然後能勿必  
如朱子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然後  
能勿不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其孰能察

幾而致決哉孔顏之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而後世有異學者出遂借由中之說以開自便之門若曰學在由中不在制外苟先立乎其大心上有主卽視聽言動終日在非禮中有而不有有何罣礙不然心上無主卽閉門靜坐終日在妄想中無而不無其爲非禮也多矣况聖學一悟本原則視聽言動自是圓妙又何必一一在外面末節上點檢以襲義外之學耶嗚呼心可匿而視聽言動不可匿故

托之乎心令人不可揣摩耳不知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今小者業已奪矣而猶曰我先立乎其大其孰信之爲此言者真小人而無忌憚之尤者也伊川先生目擊此弊不得已有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語故四箴中不曰操之有要心爲之則而曰操之有要視爲之則不曰內惟靜專發無躁妄而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句句是制外養中意無一由中應外語夫先生豈不知由中應外哉謂

不如此不足以救異學之失而塞小人自便之門耳且聖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若中不得力外何以應故必制於外以養其中而後其中自有主其中得力始能應外耳是制於外正所以養其中也所以二字最當玩味主意原為養其中使由中以應外豈徒制其外而已哉先生識如此其高言如此其妙憂道救世之心又如此其苦二句少一句不得合而言之始得孔顏千載不傳之秘或有主由中之說而著論以非制外之語是不知制外正所以養其中也蓋亦不深於由中之義矣

既終日在非禮中矣心上無罣礙否何以知之既終日閉門靜坐矣心上有妄想否何以知之且既終日在非禮中便是罣礙又何云無罣礙肯終日閉門靜坐便見無妄想又何云妄想此異端大言欺人語耳自是逃不得識者

問或有謂四勿與克己無干者有謂克己是本



四勿是末者皆名儒語也似非本旨曰然四勿原是克己之目那有本末之分爲此言者是混於異端之說而不自知者也故不容不辨

問非禮卽已也是否曰不然如言動之非禮卽已還說得若視聽之非禮則非禮之聲色在外我安得禁絕之君子平其政行避人可也豈有仁者而行避人之理且非禮之聲色在外不視之聽之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業已

視矣聽矣而猶云勿視勿聽不亦晚乎不知頭一視頭一聽卒然而感卒然而應不謂之視聽不視不聽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惟是一視之聽之旣知是非禮之聲色就不該視聽却再要視聽何也雖自己亦看不過矣勿視勿聽指第二視第二聽說勿視者克己欲視之心勿聽者克己欲聽之心勿言勿動者克己欲言欲動之心故曰克己非禮之色視也由己勿視也由己非禮之聲聽也由己勿

聽也由已非禮之言動言動也由已勿言動也  
也由已故曰由已二已字原自分明而後世  
學者欲借由已已字回護克已已字又欲借  
由已二字抹殺克已二字甚且訓克為能必  
欲為私欲左袒何也紛紛議論病根在此  
問天下歸仁與叔作八荒我闢文公作歸猶與  
也何如曰二說原是一意所謂德不孤必有  
隣者此也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此理同者此也第已之未克也則肝胆吳越

方寸荆棘吾心先與天下隔而天下安得不  
與吾心隔及一日之既克也則一腔四海八  
荒我闢吾心先與天下通而天下安得不與  
吾心通天下豈有不與吾仁者哉况同然者  
在我卽千古且與其仁又何况天下二說原  
是一意不可分而為二也

學問只要得這個同然的得此同然則可以考  
三王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後聖  
而况於天下豈有不與吾仁之理不然真是

肝胆皆吳越舉足皆荆棘矣况天下哉

論學得其所同然則楊墨佛老不能為之亂論  
政得其所同然則申韓桑孔不能為之奪

問天下非之而不顧得無於同然之說有礙乎  
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彼正信得其所同然也  
盖天下有一時之浮議有千古之是非彼誠  
看破千古之是非得人心所同然所以天下  
非之而不顧耳苟不得其所同然而曰天下  
非之而不顧則無忌憚甚矣此安石之人言  
不足恤所以得罪于天下後世也

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聖人講學故先得我  
心所同然我亦講學故後得聖心所同然聖  
人與我分得先後分不得異同

論氣則聖人得其清而我濁論質則聖人得其  
厚而我薄論時則聖人生於古而我今如何  
學得聖人所恃者此同然之性體耳故曰心  
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心之理義是  
謂聖心之理義是謂性體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讀至此真令人痛哭流涕小人壞了人國家君子反替他擔箇不是使庸君世主不信仁賢皆小人之貽禍也事體敗壞至此卽盧扁望而却走矣豈盧扁不能活人哉昔靖康之禍已成龜山立朝止九十日卽盧扁亦何能爲而論者責備不已吁亦寬矣南宋秦檜侂冑相繼敗壞一文公立朝止四十九日其能效尺寸之益而論者亦責備不已何也可爲古今一慨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桑孔之徒小人之小人也王安石之流君子中之小人也小人之小人也其罪易見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雖然斥逐忠良引用兇邪至於覆人邦家其罪業已彰明較著而或者猶作祠堂記以左袒之何也故曰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也

安石一行新法而百姓如在水火觀鄭俠流民圖真可墮淚君實罷新法出斯民於水火中

而或者病其激且驟不知拯溺救焚可從容以待否什一去關市之征孟子謂其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余謂君實之速正得孟子之意而或以為激且驟者蓋章惇蔡京之餘咳也不可不辨

世之論安石者曰執拗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是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聖賢都看不上以為堯舜雖是聖帝而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不過數百年

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不能使春秋戰國為唐虞三代都是迂闊了須是富國強兵開疆拓土名利兼收做古今第一箇有用的聖人幹古今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兵寡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闊人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為不怕人議論不說迂闊話的人如呂惠卿章惇蔡京輩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大功業譬之人家生出箇有才幹不安詳的子孫來看祖

宗甘貧自守以爲迂闊要大做一番不知要治多少產業不知要畜多少幹僕使上擴祖宗累世之業下垂子孫不拔之基存下這箇主意凡講道理之人皆謂其無用而踈遠之凡揮霍不羈奔走營爲之人皆喜其有用而信任之不論道理只要起家如此做去竊恐家未必成而禍已隨之矣安石之病何以異此不論道理只是一味要做事功其心以爲待我事功成時方且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

稱頌一時天變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哉此安石之病根所以深入膏肓而不可救藥也不知舍道理而專求事功豈止事功不成竊恐灾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安石不是自爲功名富貴計亦不是執拗自是亦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至此耳可恨可惜安石這一派學術自淳于髡商鞅李斯申韓桑孔以及李覲至安石遂大壞決裂不可言矣

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泄  
柳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  
於國也髡所謂賢者蓋指聖賢道學之士言  
耳不然賢者無益於國將不賢者有益於國  
乎髡不若是之悖矣李觀著富國強兵策各  
十篇富國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利不行強兵  
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勢不行惓惓進霸而退  
儒惓惓以勢利為是以仁義為迂幸觀不當  
國耳安石既當國安得不禍宋哉孟子曰今

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志  
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  
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  
朝居也觀之立論摠之為君辟土地充府庫  
約與國戰必克耳其不信孟子何惟焉孟子  
之言一驗於李斯之於秦再驗於安石之於

宋這一派學術誤人不小朱文公以富國強兵解利字不惟得孔孟微旨其所以爲後世君臣慮者尤深遠矣

這一派學術如講黃白之術者自以爲丹成可以起鉅萬之家可以延千年之壽視孔孟深耕易耨清心寡欲之方不足博一笑耳若曰何迂闊至此卒之敗家傷生在此一丹而猶不知悟也悲夫

問足食足兵與富強奚異曰以仁義民信爲主則足食足兵皆國家之至計若以仁義民信爲迂則是食足兵亦富強之嚆矢矣不然吾儒學術豈專欲國貧而兵弱哉必不其然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却不可認客氣爲氣節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却不可認功利爲事功

以功利爲事功則枉尋直尺而無品以客氣爲氣節則憤世凌物而無量

聖學宗旨全在心性二字心性功夫要在品量



二字然則品量可學與曰何不可學余嘗謂  
 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  
 量則量自大今觀此華嶽削成四方壁立萬  
 仞非品乎俯視寰宇皆在目中非量乎吾輩  
 講學于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即此便有餘  
 師又何事遠來執願共鼎鼐毋負山靈

太華書院會語附錄

門人華陰王之翰編輯

太華書院

陽城崔時芳

青柯坪舊為諸生誦讀之藪近名公多聚  
 講於斯而遠邇負笈者日益衆觀者比之  
 白鹿洞故事吾道之明喜在此時先為署  
 今改題太華書院寔以因為創云

白鹿昔年洞青柯今日坪地分千里合道會百  
 年明自賦操刀拙因慚製錦榮巨靈應不棄同

結此山盟右一

一識 君王後銅分仙掌初喜翻桑柘影願共  
芝蘭居蚤負驚山重鳧臨覺境虛彈琴覓古調  
不用舊刑書右二

白髮今猶健公餘定省時饑寒隨有問案牘幸  
無私恐負民非孝因知道是師登山頰著屐吾  
欲信吾斯右三

乾坤為父母胞與忍屯膏未滿一人望卽分五  
內勞訂頑開大覺克已借釣陶俯仰天無際寧

稱華嶽高右四

太華初盟

蒲阪張 輝

太華初盟在戊申春暮馮少墟先生偕諸  
同志聚講於此因盟焉華陰士之知講學  
寔自此始至己酉冬崔公明府改青柯坪  
之署為書院不佞得與其中俚言志喜

太華開靈秘名賢訂約新道明涇與渭人契晉  
連秦覽勝延風月侵燈問智仁半生疑未破片  
語悟歸真右一

真象原無二迷來却有因  
異空眼底幻即染世  
間塵形在神斯在名淪  
器亦淪域中圖五嶽千  
古講難真右二

挿漢三峰峻登高不畏身  
如何逢坦易遽爾謾  
逡巡一筭莫由已半肩  
亦讓人舟求力自足離  
我乃尋真右三

不動山四體磨青萬古春  
氣蒸新靄隸雨霽舊  
嶙峋今古無窮態乾坤  
不了身青柯擬白鹿盟  
結此山真右四

遊太華會講灝靈樓 長安劉養性

馮仲好偕同志縉紳及諸俊秀士舉會于  
華下灝靈樓古未有也不佞竊幸執鞭而  
時蒲張去浮先生主華陰師席先生雅任  
斯道亦帥群弟子來會蓋數日不佞惟三  
峰朗月迷途都照比成小詠諭諸君子會  
仲好書先生卷因續貂左方

特削芙蓉柱太虛天留勝地故僊居一時冠劍  
文非喪千載荆榛道合除野性從來同木石靜

觀何處不為魚雲開忽見三峰出徙倚闌干月上初

宿莎蘿坪雨霽時郡邑諸生於青柯坪候

仲好講學

當面三峰入望真鬱然蒼翠正嶙峋山靈似識吾儕意為洗塵埃萬古新

登太虛閣望絕頂

結構馮虛色色幽三峰圖畫一亭收藤蘿屈曲穿巖上泉澗清冷遶地流石鼎茶烟浮細細松

林鳥語弄悠悠蓮花咫尺如相面可許携筇到上頭

青柯坪聽華州李生季成彈琴作漁樵歌

山頭雲淨山雨晴松風颼颼飛泉鳴何處遞鍾發幽響一尊邀我李長庚風韻泉流兩不惡况有七絃太古之希聲初聞如在烟水間款乃綠簑明月灣再聽忽轉翠微半丁丁萬丈之巉巖劉郎馮几聽罷大拍手自昔塵想亦何有華山遊人知多少誰者探竒得此否吁嗟乎函關紫

馮少坡集 卷一 大華書院會語 五  
烝虛也無高尋白帝欲何如孔門樂事須吾徒  
春風到處皆舞雩

書孟直詩後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為諸君子  
役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  
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  
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於今日  
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殺青以傳余為跋  
其後馮從吾仲好甫書

遊華麓紀事

西安周傳誦

余未遊畢郢前同年馮仲好侍御約以暮春遊  
華嶽及歸自畢原則仲好病謝客將謂此行或  
不果越數日勿藥卜初十日丁酉啓行先是同  
志聞之無不勃勃有扶筇之興屆期與偕者劉  
孟直二守楊工載進士仲好與余四人耳三人  
各肩小輿孟直獨策款段駕中車相期遲之漣  
許余晨興儼裝携童僕裹糧出長樂門有士友  
數人具榼酒郊關外壯其行酒數巡別去至漣

許則孟直工載已先至矣久之仲好至長君康  
年隨侍遂聯輿東涉漭灞宿斜口夕陽在山綠  
禾被畝相與散步村中已明月掛山頭晴空一  
色坐談旅舍茅簷下真與野老爭席矣漏下一  
鼓餘始寢戊戌辰發行十里至臨潼仲好具飯  
于城隍廟道士所飯畢行四十里至泠口一作零水  
名仲好具午飯又行四十里至渭南宿西郭旅  
邸中月明如昨乃闌闌紛沓不比村落閑寂孟  
直工載寓稍遠仲好雖同寓以體癯新愈先就

枕余挑燈獨坐憶邑人秦汝睦憲副在此安  
得促膝一譚作懷汝睦一絕已亥行二十里至  
赤水邀諸君子同飯道遇一病狂者獰猙號呼  
街衢中行人避易見吾輩過長跪道左叩頭致  
敬良久方起因嘆此便是幾希尚存世之病心  
者獨此人乎執飯已行三十里至華州方議從  
城外直抵敷水鎮留一僕往邀宜化汝刺史暨  
弟叔尚文學皆夙期同遊者乃化妝知吾輩且  
至使人要於路遂入城過寇萊公祠拜謁瞻佇

者久之仲好戲謂余此非與子先後守天雄者  
耶則余汗下幾無能自存嗟嗟庸碌浮沉望桑  
梓前脩愧死矣同詣化妝具飯留宿舍南園亭  
主人旣別去仲好就寢余與孟直工載三人劇  
談亭中花香月影竹韻松風令人忘倦幾欲呼  
酒對主人念深夜中止遂成宿宜氏昆季園亭  
一律庚子留不得發早飯後邀遊城南姬氏園  
園中竹木陰森牡丹數百株爛焉奪目化妝以  
酒至列坐花間脩爵無筭偶有舉孔子志學從

心語者仲好剖析精義疊疊不倦余謂聖人一  
生學問只在矩上用力當其志學卽是欲此矩  
立不惑知命耳順卽是不踰此矩但從心所欲  
而不踰直到七十之年吾輩為學先須認取矩  
在庶可終身依據從心地地位俟之可也聞者或  
以爲然已入城叔尚具饌邀坐適族子纘裳歸  
自襄垣縣署聞余駐此來見遂得隅坐飲罷別  
去仍宿園亭月下坐談移時各寢辛丑早飯化  
汝所有同年馮元皞刺史暨李生華實化妝弟

謙姪元賓相繼投刺來訪往報畢日已近午因  
拉化妝叔尚同行下晝至敷水鎮化妝仍具飯  
飯畢朝邑王惟大二守走使來迎謂原期雲臺  
觀四方香火輻輳湫隘囂塵約至華嶽廟會集  
薄暮抵廟惟大已治具作東道主人矣初議次  
早即可登嶽或謂明日旣望四方登嶽者甚衆  
喧雜難往仲好議少留會友人講學于此遂宿焉  
此出野服微行不欲溷有司乃華陰令嘉定朱  
君官聞之夜遣吏致館穀次日壬寅執刺來顧

旣別遣役具遊嶽夫馬辭不受晚復具席於灝  
靈樓上誼惓惓厚也然非余初心矣是日來訪  
者又有學諭蒲坂張君輝司訓延川段君懷誠  
孝廉楊君應震學諭理學名士午後會講於嶽  
廟官署中邑諸生與者數十人私謂今日華麓  
何殊白鹿鷺湖甚盛事也講畢赴朱令筵令以  
雩禱托宜化妝代主席晚王惟大又治具寓邸  
坐次講學譚執甚適成宿嶽廟四絕時余肘後  
携華嶽志一卷輿中披數過是夜就寢憶十二



年前侍先大夫遊此不覺泣下成重遊華山一  
律然登臨之興未已也明日癸卯會講友益衆  
得家報有伯母病甚劇時年踰八十餘余恐有  
他辭欲先歸諸君子固留甲辰復會講於灝靈  
樓上觀三峰出沒雲間竒甚談笑盡歡乙巳諸  
君登嶽余轅遂西王惟大亦以事歸朝邑瀕行  
晤朝邑趙進士天宿邂逅別去揚孝廉復具飯  
飯余兩人不偕登嶽者是夜仍宿華州宜刺史  
園歌枕瞿然猶作華嶽之夢遂成懷同遊諸君  
子及再過宜大夫園亭兩律丙午宿冷口丁未  
抵家則伯母氏伏枕俟余見余至甚喜越壬子  
仲好諸君子始歸自青柯坪途中阻雨故耳此  
遊也相謀甚久同謀者甚衆而後克行行者僅  
四人而余又不克終蓋遊之難也豈塵襟凡骨  
山靈拒之不假數日之緣耶然勝友良辰聯牀  
握手義重聚樂虛往實歸前後浹旬日亦無負  
此遊矣乃私次第其事以志友人見之誚曰自  
昔爲嶽遊者多矣子中道而止鮮克有終足未

馮少坡集 卷十 大華書院會語  
躡華嶽之半目不窮峻極之形而紀嶽遊不亦  
恧乎余曰唯唯否否吾子獨不聞歐陽子之言  
乎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而已雖  
然猶知有山水也今日之遊大集群英精談名  
理作華嶽一段嘉話又有不在乎山水者奚必  
於登奚必於不登若必歷三峰之勝摩巨靈掌  
洗玉女盆挹金天露採玉井十丈蓮自昔為嶽  
遊者多矣紀不啻詳余卽登亦可無紀

重遊華山有感

併引

萬曆戊申春服旣成同劉孟直郡守楊工  
載進士馮仲好侍御遊華嶽過華下邀州  
人宜化汝刺史宜叔尚文學同行至則朝  
邑王惟大郡守蒲坂張去浮學諭延川段  
脩甫司訓偕群英咸集講學論道樂而忘  
倦今日華麓直可追鸞湖白鹿洞故事寧  
獨躋攀稱勝覽哉山靈有知自當生色因  
憶往歲丙申侍先大夫遊此忽一紀矣嗟  
嗟安得復着斑衣扶杖履重覲此佳會也

觸境興思風木增感援筆紀事情見乎辭  
幾年不出華陰道此日重來華嶽遊為問真源  
尋白帝非關函谷度青牛五千仞聳星初聚百  
二天開氣欲浮惟有當時觴咏處西風牢落不  
堪愁

宿華嶽廟同馮侍御諸君子會講時方旱禱  
萍蹤南北愧當年負却名山幾度緣纔得靈宮  
一夜宿恍如身抱白雲眠 其一

蓬窓睡起鬢鬢向曉看山山更藍何計畫封

肥鱉穴祈靈直叩黑龍潭 其二

金天露淨蓮花發白帝宮深古木踈怪底坐來  
添爽氣山流蒼翠到庭除 其三

良朋聚首誼千秋滿座高談四壁幽覽勝漫勞  
誇華嶽此行何異寶山遊 其四

遊嶽先歸道中懷宿青柯坪諸君子

杖藜攀陟喜相從咫尺烟霞路幾重身染白雲  
歸滿袖山迴紫氣擁三峰離當勝地情偏切味  
入村醪幸轉濃遙想同遊陶謝手新詩何處勒

高蹤

跋周淑遠詩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  
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  
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於鹿洞閭  
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  
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於孝弟二字其於千古  
聖學頗足自信蓋淑遠倡之矣年弟馮從吾仲  
好跋

正